

## 报告文学

## 站长来了

□单志强 陈雅芳

“站长来了!站长来了!”

夏日午后,山风拂过洋面村,葡萄架下农事忙。77岁的老支书邱团金弓身在棚里疏果,时不时向村口张望。当那辆熟悉的小车驶入眼帘,老人猛地直起身,朝着藤架深处呼喊,嘶哑的嗓音在山间回荡……

果农们应声围拢过来,汗珠挂在眼角,焦灼写在脸上。“站长,葡萄叶片枯黄,该喂啥‘补药’?”藤子看着没动静,用啥肥料好?”果串稀稀拉拉,咋整才能勾溜结实?”疑问,一股脑儿倾泻而出。

“走!挨个瞧!”拎着磨得发白的布包,站长率先钻进大棚。

那精瘦的身影,活脱脱一株老葡萄藤。黝黑的皮肤,凹陷的脸颊、深刻的皱纹,都是三十五载奔走于阡陌之间刻下的时光印记。

果农们翘首以盼的站长,是福建省“最美农业专家”“最美科技特派员”——宁德市驻点福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站长张富民。去年8月,他捧回“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”荣誉。然而,在城阳镇洋面村,在福安数万亩葡萄园里,他永远是那个随叫随到、裤腿沾泥的站长。

(一)

“村里这葡萄,从无到有,多亏了站长。”紧跟张富民,邱团金边走边向旁人絮叨,思绪飘回2007年初秋的那个夜晚。

春色四合,海拔530米的洋面村村委楼,30多户村民眉头紧锁,田里水稻、太子参受病虫害蹂躏,一年的汗水几乎付诸东流,一时都没了主意。

另一头,在田间奔波了一天的张富民,草草扒拉几口晚饭,乘车沿颠簸不平的山路转进这个老区基点村时,已是灯火阑珊。

大家七嘴八舌,围着问这问那,张富民精准把脉,一一解答。

“咱福安葡萄渐渐闯出了名堂。洋面村这山这水,我看行。不妨试试。”临走时,张富民话锋一转,提醒了他正全力推广的巨峰葡萄。

“技术谁教?”有人迟疑。

“随时找我!”掷地有声。

夜色如墨,载着张富民的小车消失在弯道尽头,人群却久久未散。产量、价格、风险、前景……大伙儿反反复复合计,天平最终倾向了那串紫莹莹的希望。

第二天,邱团金领着十来个“泥腿子”,早早来到张富民办公室。“站长,您说种葡萄能鼓腰包,我们信!第一步,该咋办?”邱团金开门见山。

选地、整地、搭架、引苗……每个环节,张富民都掰开揉碎了讲。那年,洋面村沉寂的山坡上,30亩崭新的葡萄棚拔地而起。

从此,邱团金成了张富民办公室的常客,有时一天跑两趟。“站长是老伙计了,有疙瘩得找他解。”农忙脱不开身,那部磨得锃亮的旧手机就成了“热线”。一晃,18年过去了,电话那头传来的熟悉声音,依旧是邱团金心中最踏实的依靠。

说话间,已走到村民邱明康的园子。“站长,您快给看看!这叶子一天天打卷,枯黄,病根在哪儿啊?”邱明康的声音里透着焦虑。

摘下一片病叶,张富民指尖捻动,对着光线细察纹理脉络。“病毒病!”他诊断道,“这节骨眼,气温忽高忽低,正是它作祟的时候。”话音未落,他已从包里掏出笔,在纸上唰唰写下“聚合霉素”,递给邱明康,“赶紧去买,按1:300兑水,喷两遍”。

病毒病算是小毛病,却勾起了张富民的回忆——那场几乎摧毁福安葡萄根系的灾难:霜霉病。

目光投向寒江河畔的寒岐镇象环村,这个因水而生的村落,曾饱受海水倒灌之苦,良田稀少,日子清苦。

转机,在1984年冬春之交萌芽。当过小学老师的陈玉章,第一个“吃螃蟹”。他从福建省农科院地热所引回3000株葡萄苗,东拼西凑请来本钱,与人合伙,在6亩盐碱地上种下了象环村也是福安葡萄产业的“第一粒种子”。

摸着石头过河,陈玉章悟出了一些门道。葡萄藤一年比一年壮实,产量一年比一年喜人。

“物以稀为贵哟!那时节,葡萄金贵得很,一斤能卖两块六。”在陈玉章儿子陈晓奇印象里,那会儿的象环村像一块磁铁,吸引着四面八方客商、引种者和取经人,好不热闹。

很快,葡萄走出象环,在福安广袤的土地上扎下了根,荒山、荒沟、荒滩纷纷披上“绿装”。1990年,时任溪柄镇农技站农技师的张富民,将工作重心转向葡萄。

福安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,丰沛的雨水滋养万物,却也成了露天葡萄的“温柔陷阱”。果然,1995年,霜霉病暴发。

起初,果农们发现葡萄叶面结了一层

层薄薄的白霜,并未察觉。孰料,霜霉病以雨水为媒,传播速度极快,从细菌孢子萌发至吞噬整片园子,只需短短三五天。

“葡萄喜阳,福安到底道不适合种?”疑虑笼罩在果农心头。望着满园狼藉,有人在叹息声中狠下心开始砍果树,葡萄种植面积锐减。想起那至暗时刻,张富民仍心有余悸。

变则通,不变则窒。露天种植行不通,可否另辟蹊径?

2004年,福安市组织农技人员赴上海、浙江取经。得益于避雨大棚庇护,外地葡萄果穗饱满紧实,粒粒珠圆玉润;而露天种植的福安葡萄,像营养不良的孩子。鲜明的落差,像一记重锤敲在农技人员心上。

回来后,一场关乎福安葡萄生死存亡的试验在城阳镇高坂村启动。选择这里,是因为一家名为“永盛农业”的企业同样在寻求葡萄种植破题之道。那会儿做试验没有补贴,都靠自筹腰包。张富民解释道。他们决定校企携手,节省成本。

借助企业的西面简易大棚,张富民和同事们一头扎了进去。化肥用量、喷药时机、枝叶长势……每一项数据,都翔实地记录在笔记本上。

避雨栽培,化肥用量减少近四成,农药用量下降七成!令人惊喜的是,亩产值提高8000元!一系列对比数据宣告:避雨栽培,福安葡萄对抗霜霉病的生路!

带着沉甸甸的“成果”,张富民满心欢喜奔赴象环村推广。不料,兜头就是一盆冷水。

“搭棚子?不透风不透气,葡萄能活?”“搞砸了,棚子钱算谁的?”……乡亲们对新技术满腹狐疑。

张富民磨破了嘴皮,也无人响应。希望的微光,出现在果农陈仁仔半信半疑的眼神里。“试验数据摆在那儿,兴许真有点门道。”他想搏一把,却被高昂的大棚费难住。

“棚子,我们来提供!”张富民的回答,像一颗定心丸。

高坂村的试验大棚被小心翼翼地拆运过来,重新安在陈仁仔的葡萄园。

“技术谁教?”有人迟疑。

“随时找我!”掷地有声。

夜色如墨,载着张富民的小车消失在弯道尽头,人群却久久未散。产量、价格、风险、前景……大伙儿反反复复合计,天平最终倾向了那串紫莹莹的希望。

第二天,邱团金领着十来个“泥腿子”,早早来到张富民办公室。“站长,您说种葡萄能鼓腰包,我们信!第一步,该咋办?”邱团金开门见山。

选地、整地、搭架、引苗……每个环节,张富民都掰开揉碎了讲。那年,洋面村沉寂的山坡上,30亩崭新的葡萄棚拔地而起。

从此,邱团金成了张富民办公室的常客,有时一天跑两趟。“站长是老伙计了,有疙瘩得找他解。”农忙脱不开身,那部磨得锃亮的旧手机就成了“热线”。一晃,18年过去了,电话那头传来的熟悉声音,依旧是邱团金心中最踏实的依靠。

说话间,已走到村民邱明康的园子。“站长,您快给看看!这叶子一天天打卷,枯黄,病根在哪儿啊?”邱明康的声音里透着焦虑。

摘下一片病叶,张富民指尖捻动,对着光线细察纹理脉络。“病毒病!”他诊断道,“这节骨眼,气温忽高忽低,正是它作祟的时候。”话音未落,他已从包里掏出笔,在纸上唰唰写下“聚合霉素”,递给邱明康,“赶紧去买,按1:300兑水,喷两遍”。

病毒病算是小毛病,却勾起了张富民的回忆——那场几乎摧毁福安葡萄根系的灾难:霜霉病。

目光投向寒江河畔的寒岐镇象环村,这个因水而生的村落,曾饱受海水倒灌之苦,良田稀少,日子清苦。

转机,在1984年冬春之交萌芽。当过小学老师的陈玉章,第一个“吃螃蟹”。他从福建省农科院地热所引回3000株葡萄苗,东拼西凑请来本钱,与人合伙,在6亩盐碱地上种下了象环村也是福安葡萄产业的“第一粒种子”。

摸着石头过河,陈玉章悟出了一些门道。葡萄藤一年比一年壮实,产量一年比一年喜人。

“物以稀为贵哟!那时节,葡萄金贵得很,一斤能卖两块六。”在陈玉章儿子陈晓奇印象里,那会儿的象环村像一块磁铁,吸引着四面八方客商、引种者和取经人,好不热闹。

很快,葡萄走出象环,在福安广袤的土地上扎下了根,荒山、荒沟、荒滩纷纷披上“绿装”。1990年,时任溪柄镇农技站农技师的张富民,将工作重心转向葡萄。

福安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,丰沛的雨水滋养万物,却也成了露天葡萄的“温柔陷阱”。果然,1995年,霜霉病暴发。

起初,果农们发现葡萄叶面结了一层

人便“长”在了棚里。葡萄亦不负这份苦心,7亩园子每年稳收十来万元。

张富民眼里的长期窖行,不仅是果园,更是花园、家园。长期窖行于万千藤蔓之间,他深有体悟:万物皆有灵性,种葡萄如同养育儿女,倾注心血,方能收获那份独一無二的“土地回甘”。

“果穗还是太密,得再疏。亩产4000斤左右,口感才上得去。”察看枝条长势,果穗疏密后,张富民给出建议。

“好!”一串串果农看就能实现,却要剪掉,旁人都替都心疼,邱团金却回应得干脆,“我信站长!”

这份信任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,亦如农技服务深深扎根于实践沃土。

时光回溯至2008年。彼时,国内葡萄市场竞争激烈,消费者对品质要求水涨船高。福安葡萄要想站稳脚跟,口感、果形、色泽、样样都得拔尖。

经反复试验,张富民掌握了关键:通过疏花疏果,巨峰葡萄亩产控制在2000到2500斤,架面每平方米留果不超过6穗,每穗留35到45粒,单粒重量控制在12克左右,葡萄品质才能臻于完美。

“果子长得好好的,其它干啥?”对果农而言,巨峰葡萄亩产本可达4000斤,疏果后直接腰斩,“减产”二字如同剜肉。

与农民打了半辈子交道,张富民深知,改变根深蒂固的种植观念,绝不能靠强行灌输。唯有他们自己跌一跤,抑或尝到实实在在的甜头,新技术才能落地生根。

2010年那堂实践课,至今仍历历在目。眼瞅着邻家葡萄紫得发黑,象环村陈奶枝的30多亩葡萄还泛着青绿。时间一天天流逝,葡萄迟迟不转色,陈奶枝心里隐隐泛不起不安。

收获季,残酷的现实印证了陈奶枝的预感。因卖相差、口感欠佳,客商把他家葡萄的价格压到一元钱一斤。

“叫你不听听得懂!不疏果,看看这价!”妻子忍不住埋怨。

“我不是想多收点,多卖点钱嘛!再说,果子熟了多可惜……”陈奶枝嘴

硬,心里却追悔莫及。

痛定思痛,陈奶枝把“疏果”二字琢磨透了。翌年开春,他找到张富民,态度坚决:“没舍就舍得。站长,疏!听您的!您说咋剪就咋剪!”

盛夏,紫玉盈枝。这一回,每斤卖到了8元的好价钱!捧着厚实的钞票,陈奶枝由衷感叹:“种地,真得靠技术!”

农技推广,既要自己钻得深、有真招,又要让农民听得懂、学得会、用得上。张富民坚守最朴素的信条:“做给农民看,领着农民干。”

沿着邱团金家葡萄园往里走,张富民来到相邻葡萄园。“咔嚓……咔嚓……”4名女工正娴熟地挥动疏果剪,手起刀落间,杂乱的果穗变得疏密有致。

“站长来了!”见到张富民,女工们热情地招呼。她们来自寒岐镇,这疏果的好手艺,正是张富民所授。去年,她们组成一支流动的“疏果娘子军”,赴自家果园疏果到采收当季,转战周边高海拔山区的葡萄园务工,一天能有200多元的收入。一把剪刀,剪出了葡萄的“高颜值”,也剪出了她们的增收路。

如果说陈玉章带给乡亲们的一份产业选择,那么张富民带来的则是一份关于科学种植的“启蒙”。

他大力推广套袋技术,为挂果期葡萄穿上“防护膜”,他参与攻关的《南方葡萄避雨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》项目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、一种提高富硒利用率生产富硒葡萄的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;他总结的“葡萄两叶摘心技术”被列入“2012年福建省农业主推技术”……

合抱之木,生于毫末。为解开葡萄

异花授粉之谜,他黎明即起,守在园中,观察哪串花序最先吐蕊,哪朵小花最早绽放;为摸清昼伏夜出的甲类害虫习性,他索性住在村里,夜晚戴上头灯,蹲在棚架下,屏息凝神,记录那些微小生命活动轨迹……

“搞葡萄研究这些年,我一直在路上,脑子里就没有‘周末’的概念。”果农求助电话一响,张富民即刻出发。一年下来,他有300多天待在田间地头。

为紧跟科技前沿,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——每天再忙,也要挤出两小时,在书与田间觅新知,“身为农技人员,我最怕技术落后”。

(三)

穿东棚,进西架,不觉落日熔金,将张富民的身影拉长拓印在田埂上。当日的“田间课堂”在葡萄架下开讲。

“眼下的通病还是果穗过密、亩产偏高,做精品,控产是硬道理!”张富民语气果断而坚定,“统一采购优质肥,统一技术标准,攒成拳头,把‘洋面村高山晚熟葡萄’品牌打响!”

邱团金凝神聆听。在他心中,张富民是洋面村葡萄产业的“定海神针”。没有张富民,何来这漫山遍野的“金果果”?而在村民眼中,邱团金是引路的“领头雁”,“没老书记带头,种葡萄心里也没底”。

邱团金,这颗张富民亲手播下的“火种”,燃起了更多村民的增收希望,全村葡萄种植面积扩展至200亩,每年助农增收逾200万元。

放眼福安,葡萄版图从沿江平原向高海拔山区挺进。昔日象环“一枝独秀”,今朝8万亩“春色满园”,带动3.3万名果农,户均年增收3万元。在这被澜壮阔的产业图景里,深谙传承之道的张富民精心培育了一大批如邱团金般的“播火者”。

松罗乡果农郑柯发,就是其中之一。一颗被点燃的耀眼光芒。

当象环村家家户户因种葡萄丰衣足食时,松罗乡人仍守着青山觅路难。

步入基地,明亮通透。新栽的葡萄苗舒展柔嫩枝条,奋力向上生长。张富民轻抚棚架,道出“5.0版”大棚精妙:双边听风窗设计,棚温一旦突破35℃,薄膜自动掀起,葡萄从此告别“热害”;高透光PO膜覆盖,透光率与亩产齐增20%,优品率跃升30%!

从“1.0版”竹木大棚到“2.0版”镀锌管大棚,再到5米高的“5.0版”全敞开式大棚……大棚硬件不断迭代更新,成为福安葡萄产业迈向高端的缩影。

北纬27度,东经119度,这本非葡萄生长的“黄金地带”。然而,福安人硬是以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5亿元的骄人答卷,冲破自然藩篱,将“全国果业发展楷模”“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”“县一业”示范县”等桂冠收入囊中,谱写“北有吐鲁番,南有闽福安”的产业传奇。

当年首批拓荒的葡萄种植者,已鬓染霜华。“满架高撑紫络索,一枝斜挂金琅玕”的盛景如何延续?

“市场上,精品果每斤溢价至少一元。”张富民算得真切:若将福安葡萄精品果比例从当下的三四成提升至七八成,年产值将增至至少6000万元——这是一片亟待深耕的“品质蓝海”。

目光投向田野深处。过洋基地,每亩仅植25株葡萄苗,行垄间,蜜薯等粮食作物郁郁葱葱,织就一幅“粮经双丰收”的和谐图景。这是福安践行“大食物观”的一次试验田。

为解决经济作物与粮食争地问题,基地20%种葡萄,80%种粮。张富民介绍,做好土壤改良、品种优化、水肥精准管理,同一片泥土,可以孕育更多元、更坚实的丰收梦。

移步溪柄镇葡萄育种基地,仿佛闯入葡萄“大观园”。金手指、美人指、圆叶……30多个优品新品种正在孕育其中。“黑美人”更是国内唯一叩开日本市场的葡萄品种。脱颖而出的良种,正被大面积引种,焕发勃勃生机。

岁月无声,在葡萄藤间流淌,沉淀为枝头的甜蜜。去年,张富民退休了,但他忙惯了,根本闲不住。宁德寿宁、浙江苍南等周边县县的葡萄园处处都是他的牵挂。“退休”于他,只是换一种方式的深耕。他正马不停蹄,为另一件大事倾注心力——谋划成立“南京农业大学福安葡萄研究院”。

“福安葡萄有所建树,得益于和‘高手过招’。”张富民满心期待的研究院本月将挂牌,“相信插上科技翅膀的福安葡萄,定能更好地引领中国南方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”。

一粒葡萄,打通一条产业康庄大道。葡萄,依然是那承载着闽东人甜蜜梦的葡萄;葡萄,又早已超越甜蜜梦的果实。它已然是一串串科技为农的结晶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张富民出生在被誉为“闽东延安”的福安市溪柄镇,父亲将朴素的期许刻进孩子的名字,大的叫富国,小的叫作富民。

人如其名,张富民,富了民!

恒久的传承。

长年累月的辛勤工作,张富民身体亮起了“红灯”。2018年,他赴沪求医。那段时间,他情绪低落,可一想起心心念念的葡萄,就来了劲。他借来一部车,跑遍了沪郊所有葡萄园,逐一拜访葡萄专家。

甫一归来,他又和没事人一样,全身心投入到新型农民培训中。“能不能给富民少排点工作?”妻子不放心,特意找到他单位领导说明情况。不承想,根本看不住张富民,一个不留意,他就偷偷溜到葡萄棚里了。

松罗、晓阳、溪柄、穆云等地的“农民田间学校”常上演这景象:听闻张富民授课,果农手上的泥巴未及洗净,便匆匆赶来,唯恐错过管护的关窍。那份急切,是对知识的渴求,更是对站长无言的信任。

浇树浇根,交人交心。四季流转,学员换了一茬又一茬,张富民或已记不全每张面孔,但果农们早已将他深深刻在心里。“每次下地指导,他们总把园中最甜的那串葡萄剪下塞给我。”这份带着泥土芬芳的情谊,承载着最厚重的敬意。

离开洋面村时,村民们执意要将张富民送到村口,依依惜别。“亦师亦友!”老支书道出众人心声。

手机亮起,未读信息与未接来电闪烁。张富民返回一宿——明日甘棠镇过洋村,后天宁德市蕉城区,旋即赴沪浙观摩……他的身影,又将汇入那无垠的绿意之中。

(四)

甘棠镇过洋村,溪流潺潺,鸟语花香。阳光下,崭新的葡萄大棚泛着银白光泽——这是张富民推动建立的现代化葡萄种植示范基地,好似镶嵌在田野上的科技明珠。

1988年7月,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后不到一个月,就来到这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调研,边走边察看地里的巨峰葡萄。他鼓励大家,要发挥自己的优势,不断解放思想,开拓思路,走林业、种植业等多元发展的道路。

过洋村人牢记嘱托,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特色产业,接续奋斗建设美好家园。

步入基地,明亮通透。新栽的葡萄苗舒展柔嫩枝条,奋力向上生长。张富民轻抚棚架,道出“5.0版”大棚精妙:双边听风窗设计,棚温一旦突破35℃,薄膜自动掀起,葡萄从此告别“热害”;高透光PO膜覆盖,透光率与亩产齐增20%,优品率跃升30%!

从“1.0版”竹木大棚到“2.0版”镀锌管大棚,再到5米高的“5.0版”全敞开式大棚……大棚硬件不断迭代更新,成为福安葡萄产业迈向高端的缩影。

北纬27度,东经119度,这本非葡萄生长的“黄金地带”。然而,福安人硬是以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5亿元的骄人答卷,冲破自然藩篱,将“全国果业发展楷模”“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”“县一业”示范县”等桂冠收入囊中,谱写“北有吐鲁番,南有闽福安”的产业传奇。

当年首批拓荒的葡萄种植者,已鬓染霜华。“满架高撑紫络索,一枝斜挂金琅玕”的盛景如何延续?

“市场上,精品果每斤溢价至少一元。”张富民算得真切:若将福安葡萄精品果比例从当下的三四成提升至七八成,年产值将增至至少6000万元——这是一片亟待深耕的“品质蓝海”。

目光投向田野深处。过洋基地,每亩仅植25株葡萄苗,行垄间,蜜薯等粮食作物郁郁葱葱,织就一幅“粮经双丰收”的和谐图景。这是福安践行“大食物观”的一次试验田。

为解决经济作物与粮食争地问题,基地20%种葡萄,80%种粮。张富民介绍,做好土壤改良、品种优化、水肥精准管理,同一片泥土,可以孕育更多元、更坚实的丰收梦。

移步溪柄镇葡萄育种基地,仿佛闯入葡萄“大观园”。金手指、美人指、圆叶……30多个优品新品种正在孕育其中。“黑美人”更是国内唯一叩开日本市场的葡萄品种。脱颖而出的良种,正被大面积引种,焕发勃勃生机。

岁月无声,在葡萄藤间流淌,沉淀为枝头的甜蜜。去年,张富民退休了,但他忙惯了,根本闲不住。宁德寿宁、浙江苍南等周边县县的葡萄园处处都是他的牵挂。“退休”于他,只是换一种方式的深耕。他正马不停蹄,为另一件大事倾注心力——谋划成立“南京农业大学福安葡萄研究院”。

“福安葡萄有所建树,得益于和‘高手过招’。”张富民满心期待的研究院本月将挂牌,“相信插上科技翅膀的福安葡萄,定能更好地引领中国南方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”。

一粒葡萄,打通一条产业康庄大道。葡萄,依然是那承载着闽东人甜蜜梦的葡萄;葡萄,又早已超越甜蜜梦的果实。它已然是一串串科技为农的结晶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张富民出生在被誉为“闽东延安”的福安市溪柄镇,父亲将朴素的期许刻进孩子的名字,大的叫富国,小的叫作富民。

人如其名,张富民,富了民!

## 轻灵短章

## 温暖的山溪

(三章)

□万代辉

## 焦溪温泉

戴云山洞开一壶矿泉,藏在德化焦溪的丛林间,传递天然的气息。

水流汨汨,映照错落的山峦,在溪石的缝隙吐纳晨昏,温暖人间。

夕阳西下,一轮明月穿林梢,停泊在窈窕升腾的绿叶间,看舒卷的熏蒸浸润疲倦的筋骨,水汽荡开柔软花朵,涌入头顶遐思的天河。

大山把村庄拥在温情的溪岸,守护永不冰冷的两岸人家,鸟鸣伴着水声在深夜里欢歌,空谷幽兰于四季的前前深情凝视。

冬天的夜不再寒冷,抱一团热气覆盖,随天上的月色一起浸泡,任暖流流入心田。

曲水流觞吟唱花草的诗歌,一路潺湲,仿佛有那习习的酒香,裹挟一溪温情醉满山乡。

## 长关古桥

举起昨天的酒杯邀山溪同饮,品味五百年匆匆流逝的明月清风。一端是过往,一头是未来;心跨过先辈的生活浅滩,看岸上田野交错房屋相间。

水位低处,先前的山民曾想跨越陡崖,溪涧却是隔岸的咫尺天涯;流水落花,带走许多惆怅的日暮乡关。

曾有践约的许诺,随风捎到山中僻静的拐角,聆听树叶的心语,幻想拥抱眼前的河流,去赴赴一场青春的盟誓。

有人铺路,有人造桥。在溪水上方,怀揣起心相印的几何图形,绘成天方地圆的倒影,把一段昼夜的距离拉近。山乡的夜晚被上梦的云彩,倾听月亮和星星的促膝交谈。

昨日的岁月已淡了颜色,一座明代石桥连通古今;时光不会倒流,只有护栏叠加冬去春来那一层层青苔的古老映像。杜鹃花在春天招手,引领蝴蝶的翅掠过山间的嚬吟。

风风雨雨中,石桥落满历史的脚印;如今从头再来,溪边那方古老的石碑,悠悠苏醒了村庄的时光深处,为未来,正寻思着当下潮前的快速路口。

## 生态菜园

土地敞开的生活场园,篱笆围起簇簇青绿,在时节里自由生长。萝卜、青菜,以亲近土地的方式,让自然的风和雨,抚过舒张的叶瓣,走入村庄有机的家宴。

品四季时蔬,尝出乡野的泥土气息;河流交错,致意躬耕的每一寸土地,让每颗绿叶开出村庄的最美炊烟。

开耕耘桑麻,老人离不开的田野,足深扎土地生根发芽的一生。一辈子的呵护,将把锄头在肩,收取春去秋来的绿肥红瘦。

绿色种植,收割一茬又一茬的郁郁葱葱,灶膛的柴火腾升天空的笑脸。

一畦畦蔬菜,品尝四季的土地;撒下一种怀念,落在每一瓣叶子的脉纹里,舒展着乡愁的永恒。

